

Title	並河寒泉『辨怪』翻刻(三)
Author(s)	佐野, 大介
Citation	懐徳堂センター報. 2007, 2007, p. 83-92
Version Type	VoR
URL	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094/24407
rights	
Note	

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: OUKA

<https://ir.library.osaka-u.ac.jp/>

Osaka University

並河寒泉『辨怪』翻刻(三)

佐野 大介

本稿は、並河寒泉『辨怪』に附す懷徳堂関係者の遺文の前半部を翻刻したものである。なお、「並河寒泉『辨怪』翻刻(一)」「懷徳堂センター報」二〇〇四、平成十六年二月)及び「並河寒泉『辨怪』翻刻(二)」「懷徳堂センター報」二〇〇六、平成十八年二月)の続編にあたる。

凡例等は前々稿に倣う。

辨怪破怪、繕寫既畢、乃鈔錄吾庠先哲遺文涉於辨怪者、付其後、以證予之辨。怪有素云、

蘭洲五井先生、狐妖論曰、覆載之間、唯人為貴、豈非以其知之明、不為物所惑耶、人不自信耳、若信狐妖、是也、今夫父兄誠幼子、童孫曰、若勿觸窟、若勿駭寐、傷兒、夜公憑若、若勿遠遊、而獨行、稻神魅

若、不敢斥言、推為夜公稻神、之、言入耳、銘心、乃意天下可畏、莫甚焉、若夫、羅厲虐疾、熱熾、胸喘、戰栗煩悶、神亂言譎也、適念夜公稻神、遂作狐狀、作狐言、父老遽以為狐憑、或誤觸窟、駭寐、心甚憂苦、念茲、在茲、結為心疾、如狂、如癡、欲奔欲死、父兄又以為狐憑、或曠野無人、薄暮失路、枯骨穿沙、燐火照叢、慄然毛豎、心愈昏迷、終夜茫乎崎嶇荆棘之中、家人追而獲之、父兄又以為狐魅、於是乎醮禱厭勝、無所不至、幸疾止、復常、父兄喜以為狐去、其人亦自以為狐所窘、不亦錯乎、是皆樵童牧

豎、或癡或怯、者之所有、而獨有知識者、無焉、夫、視、梅、則津、視、虱、則痒、何也、我能知、梅酸、虱、啞、膚、故、津、與、痒、之、生、苟、不、知、焉、則、雖、日、常、注、之、不、津、不、痒、終、身、不、知、狐、可、畏、日、壞、狐窟、日、殺、狐兒、亦、何、害、之、有、所、謂、食、中、有、蛆、知、者、嘔、不、知、者、否、妖、自、心、生、人、凶、宅、不、凶、理、亦、明、矣、世、傳、福、島、正、則、圍、有、巨、石、命、移、之、蒼、頭、畏、縮、不、肯、曰、此、有、狐、窟、宅、神、也、石、不、可、搖、正、則、笑、曰、是、奚、足、哉、亟、促、去、之、乃、有、老、狐、走、出、是、夜、蒼、頭、發、狂、曰、宅、神、憑、我、爾、何、毀、吾、室、吾、必、殺、爾、旁、人、曰、公、命、也、爾、何、不、憑、公、曰、公、也、勇、弗、可、憑、爾、親、犯、吾、爾、必、死、顛、倒、罵、詈、不、已、正、則、乃、召、之、關、弓、注、矢、向、之、曰、不、去、洞、胸、蒼、頭、忽、仆、若、絕、而、蘇、病、遂、愈、使、狐、有、爲、耶、何、爲、不、憑、正、則、歸

冤、蒼、頭、耶、其、對、弓、箭、何、爲、卽、去、而、免、之、是、其、狂、生、於、怖、而、非、狐、爲、也、彰、矣、譬、如、病、瘡、者、有、大、驚、駭、而、倏、癒、彼、睹、引、滿、愕、然、自、醒、焉、耳、以、爲、狐、去、則、惑、矣、世、所、謂、狗、妖、蛇、妖、皆、是、類、已、夫、妖、怪、之、事、不、信、誠、信、之、亦、不、足、深、咎、焉、然、摺、紳、先、生、讀、書、辨、惑、者、而、與、庸、人、孺、子、同、信、不、疑、稠、人、廣、衆、揚、其、談、之、苟、有、不、信、者、輒、斥、爲、北、人、不、知、筍、夏、虫、不、知、冰、之、類、反、鄙、笑、之、且、曰、宇宙、之、間、品、物、之、多、何、所、不、有、一、付、諸、有、無、恍、惚、不、能、斷、之、嗚、呼、人、萬、物、之、靈、清、明、在、身、氣、志、如、神、固、非、區、區、小、獸、所、能、窺、人、不、自、信、也、狐、如、有、知、焉、則、不、堪、其、誣、矣、

※、夏虫云云……「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、篤於時也」〔莊子〕秋水

又與、荒、木、某、書、曰、昨、接、豐、采、語、次、及、某、家、有、

瓶油、用而不罄之怪、頑不信之、兄乃謂宇宙廣大、自有理外之事、豈可皆疑乎、頑於言、則唯數言以辨之、不能盡其說、兄寬弘不校、然其必中心非笑之、以爲拘執、故書以竭其旨、請采擇焉、宇宙間事、皆有條理、苟察條理矣、則無可怪者、若其不自省、已知之、不能窮其理、遽以爲有理外之事、誣矣、瓶油苟用而不罄也、其瓶固有生油之理已、果然則與穿地泉湧、感欲精生同、豈足以爲怪哉、如以不常睹聞爲怪、誤矣、然瓶成於工、杳然空虛、決無生油之理、則必爲狐狸之爲、或爲神佛之呪、如野史所載、秀郷米苞、是樵童牧豎之話、不足辨矣、夫窮理盡性、聖人大業、非常人所得而窺也、設謂地中何由有泉、人身何由有精、雖有智者、不能窮焉、雖

然豈理外之事、亦豈怪誕之談、世人多喜談怪異、其流遂至信神仙不死、報應轉生、亦唯知者過之之弊耳、統祈昭察、

※、秀郷米苞……昔話にて、田原秀郷が三上山の百足を退治した際に、竜王からお礼として与えられた米俵。「其故は承平の比叡藤太秀郷と云者有けり。……俵は中なる納物を、取どもく尽ざりける間、財宝倉に満て衣裳身に余れり。」(『太平記』卷第十五「三井寺合戦並当寺撞鐘事付俵藤太事」)

又嘗曰、俗間傳稱、天狗惡治好亂、最忌佛法、妨善成惡、如釋氏所謂魔、世之傲慢違戾者、及憤怒而死者、皆墮魔界爲天狗、視其所圖、則圓目隆準、鳶嘴燕頤、背有兩大翅、手把羽扇、足著艸鞋、居止深山峻嶺大杉樹上、且聚計反治爲亂、誕妄不經、不足辨也、然近世有荻生茂卿論天狗曰、天地之間、有一氣、爲人爲物、或爲佛爲羅漢、爲明

王^ト爲^ル天狗^ト、益信^シ世^ノ所^レ傳^ル不^レ疑也、謝肇淪論^レ雷^ヲ云、雷形似^ニ雌鷄^ニ、兩翅奮^ヒ撲^テ爲^ス聲^ヲ、肇淪蓋以爲^ク人固^{ヨリ}不^ト得^テ往^キ雷^ノ旁^ニ視^テ、其狀何如、世之所^レ傳^ル、其然^ル否^ヲ、示^ス不^レ可^レ識也、是^レ明儒之陋見、姍^ニ笑^{スル}窮理^者之所^レ言也、茂卿意^モ亦如^シ斯、世之無^レ識之人、信^{スル}之^ヲ、尙可矣、堂^リ儒者、以^ニ聖賢^一自^ラ居^ル者而信^ス之^ヲ、可^レ笑^之甚^シ、吾聞流丸止^リ於甌^與、妄說止^ル於君子^ニ、如^ニ天狗^一、概^一乎屬^レ之^ヲ、烏有^ニ、可也、或^人云、天狗蓋大驚也、此、說稍^ク可^レ信^ス、

※、謝肇淪論雷云……「論衡曰、畫工圖雷公狀、如連鼓形一人椎之、可見漢時相傳若此、然雷之形、人常有見之者、大約似雌鷄、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、宋儒以陰陽之理、解釋雷電、此誠可笑、夫既有形有聲、春而起秋而蟄、其爲物類審矣、且與雲雨相挾而行、又南方多北方少、理之不可曉者、萬曆戊戌成六月、余在眞州避暑於天寧寺、大樹下旁有浮屠、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、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、若天崩地裂、客驚仆地、余仰視見、火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、塔角一磚擊碎墮地、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、亦震死一婦人」

〔五雜俎〕天部一

※、流丸止於甌與云云……「流丸止於甌與、流言止於知者」〔荀子〕大略

又曰、余嘗望^ニ雷震^一、火^ノ大^一圍許、自^ニ雲中^一與^レ電共^ニ降^リ隕^ツ、長^サ大約^ニ二三丈^一、至^レ地^ニ若^ニ縮^リ而萎^ム、乃雲霧晦冥、不^レ知^ニ其終^一、夫、雷每聲皆震^{スル}也、其逆裂併轉、上下四方無^ニ定勢^一、如^ニ其長^一二三丈、亦唯^一團而已、辟^ハ一滴雨、視^レ之^ヲ如^レ縷、是^レ也、大氏震^{スル}處有^ニ火^一藥^ノ氣^一、誤^リ擊^テ人^ヲ則骨碎^ケ皮存^ス、偶^ニ刀劍之類^一、則櫛鞘全^ク刀爛^ル、火氣烈逼、爲^ニ種^一カ^ノ奇狀^一、往^リ生^ス人^ノ疑惑^一、

※、此条、『瑣語』下に見える。

又曰、舟泊^ニ江中^一、暴雨一過、雷入^ニ舟中^一、米桶^ニ、舟人急^ニ蓋^フ之^ヲ、大^ニ呼^ビ生^ゴ得^{スト}雷^ヲ、然^ニ怖^レ其逸^{スル}、莫^ニ之^ヲ敢^テ發^ク、一膽勇人微^ニ發^キ覘^レ之^ヲ、有^ニ小獸^一甚

困^ミ、伏^ス于桶底^ニ、曰、是^レ易^キ與^シ耳、乃展^ヘ一^ハ手^ヲ、
擲^レ之^ヲ則^レ癩^也、蓋^レ雷震^シ水中^ニ、癩^驚走^リ、偶^ク跳^テ入^ニ
桶中^ニ、舟人不^レ察^セ、尙^レ謂^フ雷似^レ癩^也、謝^肇澗^乃謂^フ雷
似^ニ雌^ニ鷄^ニ、有^レ肉翅、兩翅奮^ヒ撲^チ爲^ス聲^ヲ也、天下何事^カ
無^{ラン}對^ト、

※、此条、『瑣語』下に見える。

朋來曰、予之幼^キ客^{タリ}江之長濱^ニ、一日湖上俄雷電、
有^ニ悍勇^ノ、一少年^一、立^チ湖上^ニ、蹀^蹀睡^レ手^ニ曰、雷落^ッ
卽^チ捕^獲、踴躍^以待^焉、既^ニ霹^靂一^發、激^ニ震^ス湖
中^ニ、少年卽^チ跳^テ投^シ湖^ニ、一擲^而出^レ、則^レ少艾^鮮
屍^也、少年大^ニ怪^ム、須臾^ニ喪^徒低^レ徊^ス湖上^ニ、蓋^其
柩^屍也、乃乞^ヒ而去^{、是}柩^遇震^勢而迸^裂、屍^子
躍^テ入^レ湖^ニ也、由^レ是^レ觀^レ之^ヲ、蘭洲先生之癩^也、謝
肇^澗之鷄^也、亦皆是^レ已、山野水陸、唯^ク其震^勢所
觸^ル、以致^ス之^也、此^レ類^ニ前^話者、因^テ附^記
ス

云、

又曰、構^フ室屋^ヲ匠師失^レ倒^ス植柱^ヲ、或致^ス有^ラ聲^ヲ、余^カ
友井上赤水嘗^云、余^カ家有^ニ倒柱^一、不^レ識^ニ是^レ何^ノ柱^ヲ、
闕^寂必^鳴、夜攪^ニ人^ノ眠^ヲ、余^レ入^リ書齋^ニ搜^ル書^ヲ、燃^{ヤシ}
懷^燭以^帖柱^ニ、得^レ書^ヲ誦^ス之^ヲ、燭盡^キ柱^焦、自^レ是^レ
無^レ聲、

又論^レ鬼神^ヲ曰、鬼神之事、如在^ニ二字盡^ス之^ヲ、豈必^ニ
待^ニ焄^蒿悽^愴、而後始^テ爲^シ有^ト神^哉、陳^淳之屬^{、學}
於^ニ朱子^ニ、習^ヒ焉不^レ察^セ、乃其論^ニ鬼神^ヲ、殆^シ如^ニ妖
僧^愚婦^所談^{スル}幽^靈、遂^以爲^レ有^ト形^狀可^キ見^{、曰}士
大夫^ノ神^ハ著^ニ衣冠^ヲ、屠^者神^ハ裸^躰執^ル屠^刀、殊^ニ不^レ
知^所著^ク衣冠^{、乃}所^ノ執^ル屠^刀、何^ノ處^ニ得^ル之^ヲ、言^ニ
衣冠^屠刀^亦有^ト神^乎、可^キ笑^之甚^シ、大^抵後^儒論^{スル}鬼
神^ヲ、大^ニ類^ニ浮^屠、蓋^擧習^俗、好^尚、不^ニ自^覺也、
可^シ不^レ慎^哉、

※、如在……「祭如在、祭神如神在」(『論語』八份)

※、陳淳之屬云云……「仲舒繁露載、漢一事。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。

畢語。人曰、適所見甚怪、有一官員公裳盛服、欲進而躊躇不敢進。

有一鬼蓬頭杈袒手提屠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。主人不曉其由。

有長老說、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。即今主祭者所以。

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。」(『北溪字義』卷下「鬼神」)なお、この話

は『春秋繁露』には見えない。

※、衣冠屠刀亦有神乎……「衣服無精神、人死、與形體俱朽、何以得貫

穿之乎」(『論衡』論死)に似る。

竹山中井先生與荒木伯遷書曰、受讀土佐妖

怪記、洎怪物論二篇、甚爲吾伯遷不取也、神

姦物怪、本不難於曉焉、苟學得其要、推

諸天人之際、有所大知、則理象瞭然、無可

眩者矣、前賢大知致知而貴格物、此

亦其一大端、不可忽也、世人往々從幼慣聞

妖談鬼說、其知讀書講學、亦多悠悠繆粗鹵、

是以回翔故習、終身弗寤、可哀哉、然是

母論已、古人以淵學達識稱焉者、或有拖泥

帶水、未能超脫於此者、獨何與、吾伯

遷之通敏、而猶爲是說、豈得非其臭味邪、積

善之學之陋、唯此一事、在童孺之日、業已洞

見歸趣、斷乎罔攸搖奪、至今益自信、竊

以爲俟聖人而不惑、故見如伯遷之說者、

恍然若拯焚溺、不得默焉而止也、大凡立

論設辨、主於發昏蔽、今其所以爲說、

庸童愚夫、皆能譚之、假使未悖理、亦無

用之贅言、況乎推波助瀾、其害不可勝言也、

蓋宇宙間、有其一而無二、其無一、消息盈虛、

絕无許多勞攘、今也果以爲有意表理外之事

乎、則一部百物語、皆是實錄、可哂也已矣、近

東道、一大藩、有托天狗作奸之夫、變詐百端、

藩之博士、以宿學噪世者、爲之說、以鳴其

神異、積善當初聞之、輒痛詆其妄、屢發

嘆、已而事發覺、奸人抵罪、而宿學先生、貽

笑^ラ一世^ニ、吾^カ伯遷^{カニ}講^{カニ}亟^{カニ}削^リ稿^ヲ、慎^ミ勿^レ蹈^ニ夫^ノ覆^ヲ轍^ヲ焉、今棟^ニ取^リ程朱暨^ヒ張南軒氏之說、明快的確^{ナル}者數條^ヲ、別紙錄納^ス、可^ニ併^セ案^ス焉、南軒氏所謂^フ世之惑^ル者往^リ曰、天地之間、其^レ何^ノ所^ノ不^ル有[、]是^レ或有^ル之、未^ダ可^レ知也、爲^ニ是^ノ說^ヲ者、其病^ヒ不^レ可^ニ復^ス藥^一者、尤^モ深^ク中^ニ吾^カ伯遷之病^ニ、宜^ニ猛省^ス也、故^ニ人情厚^シ、想^ニ必^シ不^レ發^ニ怒^ヲ於惡石之言^ニ、餘^ハ異日面^ニ罄、七月十日積善謹^テ狀^ス、

別紙^ニ云、程子^曰、古之言鬼神^ヲ、不^ル過^ハ著^ニ於祭^ニ祀^一、亦只^ク是言^レ如聞^ニ嘆息之聲^ヲ、亦不^ニ曾^テ道^レ見^ニ如何^ノ形狀^ヲ、嘗^ニ問^ハ好談^{スル}鬼神^ヲ者、皆所^レ未^ダ曾^テ聞^一見^セ、皆是燭^ラ理^ヲ不^レ明^{ナラ}、便^チ傳^ヘ以爲^ル信^ト也、假^レ使^ヒ實^ニ有^モ所^ニ聞^{スル}見^{スル}、亦未^ダ足^レ信^{スル}ニ、或是心^ノ病、或是目^ノ病^ニ、又曰、今日雜^ゴ信^{スル}鬼怪異說^ヲ者、只^ク是^レ不^ニ先^ツ燭^レ理^ヲ、若^シ於^ニ事^上、一^カ理會^セハ、

則有^ニ甚^シ盡^ル期^一、須^下只^ク於^ニ學^上理會^ス上^ニ、

※、程子曰……『河南程氏外書』「附東見錄後」

朱子曰、或^人云、舊見水饑^ニ言、有^下行者盜^ニ常往食物^ヲ、而變^ノ爲^ニ餓鬼^一者、初^メ不^ニ之^ヲ信^セ、近^コ見^ニ夷堅志^一、亦有^ニ此^ノ事^一、乃信^ス理可^レ推^ス者、人理耳、若^シ鬼神仙佛^ノ事^一、非^ニ理^ノ可^レ究^ム、予謂^フ、二事一律、妄^{ナレハ}則皆妄^{ナレハ}、眞^{ナレハ}則皆眞^{ナレハ}、今乃疑^ヒ其^一於前^ニ、而信^ス其^一於後^ニ、何^ノ耶、天下之事、巨細幽明、莫^シ不^ル有^レ理、未^ダ有^ニ無^キ理之事無^キ事之理、不^レ可^レ以^ニ內外^一言^上也、若^シ有^ニ不^レ可^レ推^ス者、則豈理之謂哉、

※、朱子曰……『晦庵集』卷七一「偶說謔記」

南軒張氏黃鶴樓^ノ說^ニ曰、甚^シ矣世之好^ム怪^ヲ也、雖^ニ搢紳大夫之賢^{ナル}者、有^レ不^ル免^レ焉、此^レ無^レ宅、不^レ明^ニ理^ヲ之故^也、使^レ其^レ知^リ始終消息之故^一、有^ニ無^虚

實、皆究其所^丙以然^甲、則豈得而惑^乙之哉、而世之惑^乙者往^カ曰、天地之間、其何^レ所^レ不^レ有、是^レ或有^ル之、未^レ可^レ知也、爲^ニ是^レ說^者、其病^レ不^レ可^レ復^リ藥^ス、蓋既^ニ置^ケハ^ハ茫昧恍惚、或有^リ或無^キ之域^ニ、則不^レ復^シ致^シ思^ヲ以窮^ニ其有無^之實^ヲ、其惑^レ終身而已矣、予嘗愛^ニ漢儒之言^ヲ、曰、明^{ナル}於天地之性^ニ者、不^レ可^レ惑^ハス^ニ以^ニ神怪^ヲ、知^ニ萬物之情^ヲ者、不^レ可^レ罔^ユ以^ニ非類^ヲ、斯言必有^レ所^レ受、非^ニ漢之儒者所^ニ能^ク自^ラ言^一也、

※、南軒張氏黃鶴樓說曰……『南軒集』卷十八「黃鶴樓說」

※、明於天地之性云云……「谷永說上曰、臣聞明於天地之性、不可或以

神怪。知萬物之情、不可罔以非類」〔漢書〕卷二十五下、郊祀志第

五下)

竹山居士鷓鴣賦^ニ曰、陰陽磅礪、品類錯^リ出^ツ、通^シ而爲^レ人^ト、塞^{カリ}而爲^ル物^ト、人^ノ智能^ク周^ク、物^ノ性是^レ窒^カル、察^シ三才之作^ス、配^ラ、睹^ル萬彙之供^ス、一^ニ、彼呈^ス瑞^ヲ于龜龍^ニ、實^ニ發^ス秘^ヲ乎禹羲^ニ、枯草之與^ニ死

骨、粵^ニ、揲鑽以斷^ス疑^ヲ、俱因^リ用^ニ、而有^レ靈、豈謂^シ資^ニ乎其知^ニ、遭^ヒ叔世之憤^リ、愍^ニ衆畝之蚩^リ、適^ク、怪奇之匪^レ恆、歸^ス一獸之鄙卑^ニ、或瘡癘之異節、託^ス隻蟲之瑣微^ニ、懼^ク、妖孽之多端、眩^フ厭蠱之衆岐^ニ、頑^{タル}斯婦女、恇怖盈^レ腹^ニ、哲^{タル}彼^ノ士子、記述溢^レ籬^ニ、朝^ニ於說^キ市^ニ於語^ル、戢^ク有^レ覲^{タル}之面目、蚤^ト寤^ル物之叢芮^ヲ、孰^カ詰^レ爾^ニ以^ニ禍福^ヲ、此^ノ賦係^ル少作^ニ、今楮餘收錄^{スル}者、豈敢圖^レ並^ニ駕^ス於先賢^ニ也、聊表^シ鄙見之有^レ素^ヲ、以實^ニ書中^ニ所^ラ言^ル爾、乞^フ炤諒^{セヨ}、

※、「竹山中井先生與荒木伯遷書曰」より当条まで……「與荒木伯遷

書」〔奠陰文集〕卷六（懷德堂遺書第四冊（卷之七））

※、「奠陰文集」卷二（懷德堂遺書第三冊（卷之五））載す「鷓鴣賦」には、「眩厭蠱之衆岐」の下、「聽誇嚴而粟糜糈、賣矯誣以成私」の二句有り。

或^人曰、片桐貞盛之病^ム也、淀臺孺子爲^レ厲^ヲ、其瘳惡

之狀、寤寐明見之、呼服謝罪、卒以致死、竹山先生辨之曰、甚矣世之好怪也、夫死也者、生之盡也、形神朽滅、漠然無迹、其死于病、猶火銷於爐也、其死于兵、猶火滅於水也、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、其爲銷滅則同矣、更留何物爲厲哉、且也設令豐氏而果爲之、與、自當有所讎、何有於桐氏、設令桐氏而果見之、與、程叔子所謂、心病是已、婦女豎子之談、奚足置諸齒牙邪、婦女豎子、姑舍旃、若伯有爲厲、係鄭國痴人一宵之夢、與蕉鹿夢覺、相伯仲者、其恍惚狂妄、固不足乎列、然左氏誇誕之筆、鼓子產強辨之說、以矯誣千載、亦是與齊東野語之類也、已、後儒滔滔、逐末沿流、不復究本源、雖或賢知之拔萃也、猶且不寤、隨爲之分疏回護、乃言別是一理、以貽世之頑蔽、夫、騁妄譚于桐氏之

徒、亦或有^レ所^レ誘^レ焉者、先賢實任^ニ其咎^ニ、悲^イ夫、噫、吾誰與^ニ歸^ニ、

※片桐貞盛之病云云……片桐且元が豊臣方を裏切つたため。「淀臺」

「孺子」との表記は、竹山『逸史』のそれに倣つたものか。

※呼服謝罪……「其春、武安侯病、專呼服謝罪、使巫視鬼者視之、見魏

其、灌夫共守、欲殺之。」(『史記』魏其武安侯列伝第四七)

※蕉鹿夢覺……「鄭人有薪於野者、遇駭鹿、御而擊之、斃之。恐人見

之也、遽而藏諸隍中、覆之以蕉、不勝其喜。俄而遺其所藏之處、遂以爲夢焉。順塗而詠其事、傍人有聞者、用其言而取之。既歸、告其室人

曰、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、吾今得之。彼直真夢者矣。室人曰、

「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。詎有薪者邪。今真得鹿、是若之夢真邪。

夫曰、吾據得鹿、何用知彼夢我夢邪。薪者之歸、不厭失鹿、其夜真夢

藏之處、又夢得之之主。爽旦、按所夢而尋得之、遂訟而爭之、歸之

士師。士師曰、若初真得鹿、妄謂之夢、真夢得鹿、妄謂之實。彼真取

若鹿、而與若爭鹿。室人又謂夢初人鹿、無人得鹿。今據有此鹿、請二

分之。以聞鄭君。鄭君曰、嘻。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。訪之國相。國

相曰、夢與不夢、臣所不能辨也。欲辨覺夢、唯黃帝、孔丘。今亡黃帝、

孔丘、孰辨之哉。且恂士師之言可也。」(『列子』周穆王第三)

※子產強辨……「趙景子問焉、曰、伯有猶能爲鬼乎。子產曰、能。人

生始化曰魄、既生魄、陽曰魂。用物精多、則魂魄強、是以有精爽至於

神明。匹夫匹婦強死、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、以爲淫厲、況良霄我先君

穆公之冑、子良之孫、子耳之子、敝邑之卿、從政三世矣。鄭雖無腆、

是

抑諺曰：「葛爾國、而三世執其政柄、其用物也弘矣、其取精也多矣、其族又大、所馮厚矣、而強死、能爲鬼、不亦宜乎。」〔春秋左氏傳〕
昭公七年）

（台灣·明道管理學院助理教授）